

我對“泰坦尼克”號的興趣,有一個直接的原因——其中的乘客之一,是哈佛最重要的校友。

他叫哈利·埃爾金斯·懷德納。他的畫像挂在我們圖書館的大廳中,每次去借書和還書,都會看到。二十幾歲時,他便在“泰坦尼克”號上喪生。他母親爲了紀念他,捐了一大筆家產給哈佛,在校園中間建立了一座龐大的圖書館。如今這圖書館就叫懷德納圖書館。它是哈佛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圖書館而言,這棟建築有如“泰坦尼克”號一樣氣派。大廳內有 45 英尺(約 14 米)高的拱形屋頂,玄關里有水晶吊燈和銅飾扶手,連廁所的地板和隔間用的都是大理石。

藏書量同樣驚人。400 多萬本,陳列在一條條鐵書架上,成爲一個往上下各伸展五層樓的迷宮。有時候只有跟着地板上不同顏色的記號,才能找到正確的區域。不小心的人只要從架子上隨便抽下一本書,放在別架子上,那本書就很可能再也找不到了,可見這裏的藏書佈局有多么複雜。

圖書館最神秘的一點,是從大門進來,走上一段白色大理石的台階,在一扇厚重的鐵門後面,是懷德納的紀念書房。據說這房間完全仿照他的私人書房而建。走進這燭光暗淡的屋子,常可以看到一些稀有古書,

陳列在裝有警鈴的玻璃箱內。

據說,當年懷德納夫人在捐這座圖書館的時候,向哈佛提出了三個要求:

一、這座圖書館的外形,不得改動一塊磚頭。這點哈佛勉強辦到了。當圖書館後來不得不擴充的時候,爲了不動“磚頭”,校方特別從二樓窗戶打了一條天橋出去,連接到別的圖書館。

二、她兒子的書房內,必須有鮮花。這點哈佛也辦到了。如今每個禮拜都有一把鮮花插在懷德納書桌上的陶瓷花瓶里。

三、這一點就有爭議了。有人傳說懷德納夫人曾要求每個哈佛新生必須學會游泳,但後來學校爲殘障學生着想而廢除了這個條例。也曾聽人說,懷德納夫人堅持要每個學生天天能吃到冰激凌。不知這是真是假,但我上哈佛的幾年里,的確發現每餐都有冰激凌,而且通常不止一種口味。

因爲知道懷德納的故事,我在看《泰坦尼克號》的時候,特別能感受到歷史、現實和戲劇的交叉。當電影里描述船上頭等艙的豪華宴會,看着那些身着燕尾服的貴胄走來走去,我不禁心想:年輕的懷德納是否就在其中?

“泰坦尼克”號撞到冰山之後,過了兩個多小

時才下沉。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喪命,是因爲船長認爲船足夠安全,因而沒有準備足夠的救生艇。到最後,船員爲了讓頭等艙的乘客能上救生艇,把下等艙的乘客鎖在船內。根據導演詹姆斯·卡

梅隆的查考,當時在頭等艙的女士幾乎全部被救,但在下等艙的乘客卻只有八分之一的生存機會。

根據他家族的地位,想必年輕的懷德納是頭等艙的乘客。那他又爲什麼沒坐上救生艇呢?這個謎只能隨着他和“泰坦尼克”號,沉到 3000 多米深的海底了。

最近我發現懷德納圖書館外面打起了藍色的燈光。在雨濛濛的夜晚,看起來有點像水底的城堡。大學四年去這圖書館那么多次,我突然發覺從來沒見過懷德納女士的畫像。她好像刻意只要人們記住她的兒子——一位年輕的紳士,那么早離開世界。

在 1912 年的那個晴朗的夜晚,有 1500 多人喪生在冰冷的海水里。1500 多個我們不知道的故事,除了追悼他們的人所留下來的紀念。

懷德納的母親真是偉大。當別人立墓碑時,她建了圖書館;當別人哀悼自己的傷痛時,她造福了成千上萬的人。因爲懷德納夫人的心意,年輕的懷德納不但沒有被遺忘在深海里,而且成了哈佛最重要的校友。(作者:劉軒)



真正的失敗祇有一種就是你無法做到堅持



很久以前聽過一句話,我一直記到今天:“30 歲後,請做好你和別人差距變大的心理準備。這裏的差距,不僅指別人甩你幾條街,也包括你甩別人幾條街的情況。但是,很多時候,是前者。”

前段時間回家,意外見到發小劉波。我們一直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中學時經常一起上學,一起泡自習室。高考後,我考上了一所一本大學,劉波只考上了一所三本大學。畢業後,我們相約去了北京,租住在五環外的城中村,各自找了一份起薪不高的工作。許多個周末,我們聚在一起吃個飯,互相鼓勵。

但北京真的太大了,夢想彷彿觸手可及,卻又那么遠。那個冬天,房東兒子要結婚,臨時要我搬家,公司工資又延遲一個月才發。在寒風中,我攥着自己只有 1500 元的全部存款,終於堅持不住了。

我做了逃兵,回到了老家的小城市。劉波堅持了下來,但我們慢慢失去了聯繫。

這次聚會才知道,他後來選擇自己創業,現在是一家小科技公司的老闆,月收入超過 10 萬。

世間最大的落差,大概就是這樣:你們曾經擁有同樣的起點,但才幾年時間,別人就成了你仰望的對象。

人和人的距離,到底是怎樣拉開的?

人與人之間最小的差距是智商,最大的差距其實就在於是否堅持。起點差並不可怕,堅持才最重要。

有許多人在奔跑的過程中,會因爲各種各樣的事情選擇放棄。

當你覺得北京很大、夢想很遠,選擇了放棄的時候,有些人則咬緊牙關留了下來。當你覺得自己注定要普通,而有些人卻始終想絕地反擊。

畢業後,你習慣于隨波逐流,缺乏奮鬥的激情,而有些人有毅力、願吃苦。他們繼續學習,追趕趨勢,積極積累人脈,短短幾年間就實現了自我的大爆發。

真不是他們有多厲害,而是他們實現了“堅持型成長”。因爲堅持,他們擁有了不一樣的格局,而格局決定了結局。

總有一天你會明白,多數的成功,都是積累和堅持的結果。所以,你應該努力培養自己堅持的能力。今天的你比昨天又好了一點點,這就是堅持的意義。

人生中不可不想的問題(連載之二)

全世界的人类,不论属于哪一个宗教及哲学派别,都对心智加以规范,这意味着控制、抵抗、调整、压抑等等,而这一切真的是必须的吗?

如果规范能为人类带来更大的活力,那么它就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它只能压抑人类的活力,它就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活力,问题在于这份活力通过规范的控制以后,是否还能活泼、丰富与充沛,还是规范是否破坏了我们原有的活力?我想这就是核心的问题。

许多人都没有很大的活力,他们原有的一点活力,也很快在他们所属的社会以及所谓的教育的控制及禁忌下,被吞噬并且毁坏了。然后他们就变成善于模仿的、没有活力的社会公民。

最美好的以及最具破坏性的品质,都是人类活力的展现。但是你知道的,这种控制和规范活力的过程,这种只许活力往某一个方向而不许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限制,只是一种社会的便利。



而且人的心智依照特定的文化模式成形以后,他的活力就渐渐耗散了。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增长这份大家多多少少都拥有的活力,给它更大的动力,那么这份力量到底要如何运用呢?

为什么要有活力?是为了打仗,还是为了发明飞机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机器?是为了追随某些大师,还是为了通过考试、生儿育女?还是不断地为这为那而烦恼?

我们能不能以不同的方式来运用活力,然后促使所有的活动和一种超越它的力量产生关联?显然,如果人类的心智不用在追寻真理和神,那么它惊人的活力就会变成毁灭和不幸的工具。

三
为了追寻真理,人类需要无限的活力,如果不朝这个方向走,活力就会消耗在制造不幸和灾祸之中,因此,社会就必须对他加以控制。

然而,一个人有没有可能把活力完全发挥在追寻神或真理,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又能做一个了解人生基本问题而不被社会败坏的公民?你明白我说的话吗?会不会太复杂了?

你知道,人类就是能量,如果他寻找真理,这份能量就具有破坏性。因此社会就必须控制并且使人成形,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活力就被扼杀了,这就是发生在世界上大多数成年人身上的事。(作者:[印度]吉杜·克里希那穆提;译者:叶文可。未完待续)

流行文化對青少年精神的腐蝕,可能是每一代家長都憂心的問題。

讓我有如此感慨的,是美國上世紀 80 年代的一場風波。1985 年,美國主婦蘇珊·貝克 7 歲的女兒問了她一個問題,她差點沒暈過去:“什么叫處女?”另一位美國母親蒂帕·戈爾——參議員艾伯特·戈爾的妻子——給女兒買了一張流行音樂專輯,卻發現里面某一首歌大段歌詞描寫的,分明是自慰的感受。

這兩位均來自華盛頓的精英家庭,她們的丈夫一個屬於共和黨、另一個屬於民主黨,政治觀點大相逕庭,但夫人們卻在流行音樂這件事上達成了一致:太亂了,該管管。

這個故事讓身在 21 世紀的我覺得特別新奇。世界上有全然不擔心青少年沉迷遊戲的家長嗎?有的。但他們在擔心着嘻哈、搖滾、有傷風化的歌詞和卡通漫畫。

和我們常見的號召“政府管一管”不同,在美國,因爲憲法第一修正案,蘇珊和蒂帕根本不必指望在國家層面上會對流行音樂做任何指手畫腳的事情。她們能做的,就是聯合起來,成立名為“家長音樂資源中心”的民間組織,抗議唱片公司,督促他們採取行動、蕩滌乾坤。

這些憂心忡忡的母親甚至蒐集了一份嚴重污染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流行歌曲名單,公示天下。這個榜單上的歌曲後來被稱爲“骯髒的 15 首”。

這張名單現在看起來有點滑稽:名單上的歌手普林斯或者麥當娜,後來都成爲流行樂壇中的一代標誌性人物;而美國如今流行音樂里重口味的暴力、色情詞語,也把當初家長眼中的這些“有毒歌曲”襯托得平淡無奇。

就像是一種輪回。在這一 batch 家長還是小孩的時候,上世紀 50 年代,美國家長擔心的主要是青少年沉迷漫畫:當年最流行的超級英雄

漫畫,故事情節曲折離奇,讓人欲罷不能。打打殺殺,牽涉犯罪,衣着暴露。比如神奇女俠,穿個抹胸短褲,露出肩膀大腿,還喜歡鞭打、捆綁敵人,可以說相當不堪入目,着實危險異常。

卡通和搖滾,是美國歷史上僅有的兩種專門開了聽證會,並且最終採取相關措施進行控制的公眾傳媒文化產品。

現在,最新一種引發爭議的藝術是 Drill

Music,這是發源于芝加哥黑人區的一種說唱,歌詞主要內容就是槍擊殺人。新的控制呼聲依然在,但也有人問,一個年輕人把他 15 歲之前的生活以說唱的形式表現出來,就能在世界各地收穫潮水般的共鳴,出問題的是這個人,還是這個社會?

把他的嘴封上,就能假裝問題不存在了嗎?

從文藝的角度來說,更大的問題可能是,有多少藝術作品禁得起“純潔”的審視?如果要以如今的價值觀——檢視的話,“格林童話”的三觀堪稱冷酷無情,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就是一

個年輕人出門旅行,順道殺了父親、娶了生母的殘暴黃色故事。進入 21 世紀後,美國的大學校園開始給一些經典書目貼上警告標誌,以保護學生可能脆弱的心靈: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達洛維夫人》有自殺傾向,《了不起的蓋茨比》貫穿着落後的大男子主義視角,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則有反猶太主義價值觀。有意思的是,至今都堅信把“臟標”貼上唱片有益社

家長的精神保衛戰



會的蘇珊·貝克,倒是對這種“課堂臟標”的效果大爲懷疑。

上世紀 80 年代,蘇珊·貝克與蒂帕·戈爾的努力,迫使美國唱片公司聯合會自願給歌詞可能有爭議的唱片貼上“警告父母:專輯內容不雅”的貼紙。德國工業搖滾樂隊 KMFDM 曾作歌一首,諷刺這些行動:“我們的唱片上貼着蒂帕要求的貼紙。因爲它會毒害兒童,因爲要是她愛上了我們的音樂,就會被剝奪自己的權利。”

洛杉磯一家朋克樂隊的主唱也發出過疑問:“到底是什么會

讓年輕人去赴死?是奧茲·奧斯彭音樂的灰暗,還是軍隊的徵兵廣告?”

卡通或者音樂真正傷害了青少年的心靈嗎?成長于上世紀 50 年代或是 80 年代的那兩代人,是否因此就比其他他人更爲墮落、更有暴力傾向?事實上,並沒有研究能證實這點。《紐約時報》網站上一部回溯“家長音樂資源中心”的紀錄片中,專家表示,在“世風日下”的時候,人們普遍不會去細究背後複雜的原因,而媒體,作爲生活中顯眼的一種存在,就更容易成爲攻擊目標。

人們甚至不確定“內容不雅”的標籤到底有沒有起到淨化青少年靈魂的作用。那年頭,唱片生意始終興旺。很多人說,“臟標”就像是一種索引,讓小孩子知道買哪些唱片才更帶勁。

但這一切都過去了。時間已經掠過了一代人。唱片業並未因爲家長們的抗議而衰敗,真正顛覆這一切、讓唱片退出青少年生活的,是互聯網。

同樣的原因,如今,很少有家長會再擔心孩子沉迷于漫畫或搖滾。唯一不變的,大約還是一代又一代焦慮且試圖保護孩子的家長——2015 年,《紐約時報》的一位撰稿人提到了自己矛盾的心情:每每見到蒂帕·戈爾和蘇珊·貝克古板的形象,就想起從前熱愛音樂的自己;與此同時,當她看到自己 6 歲的兒子哼着一款暴力遊戲的主題曲回家,也會怒得仿佛蒂帕上身,恨不能滅了這世間所有的射擊類電子遊戲。

最終,她意識到,與其指望外力的干涉,真正管用的可能還是做好自己:“我不可能分分秒秒守在孩子身邊,我必須教會他們做出自己的選擇。”(作者:黃昉苑)